



杨树民
●
著

五味杂陈

『新实力』中国当代散文名家书系



一篇散文，一片关爱，一生情感的留驻 一篇散文，一串足迹，一次心灵的旅行
一篇散文，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的漂泊 一篇散文，一种演绎，一方人生的舞台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杨树民
● 著

五味杂陈

『新实力』中国当代散文名家书系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味杂陈/杨树民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511-2820-9

I. ①五…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5938号

书 名: 五味杂陈
著 者: 杨树民

责任编辑: 刘燕军

责任校对: 杨丽英

美术编辑: 胡彤亮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1/32/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50×940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37千字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820-9

定 价: 5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读书】

- 002 一瓢饮两匹绢三不朽
004 不必都为尊者讳
006 如此还鲁迅“公道”
008 齐威王的密探
010 穆生敏感
012 萧规曹随
015 叔孙拍马
018 清白吏杨震
020 另类拍马
022 用忠臣还是用弄臣
025 樊哙的口才
027 淮南王刘安

- 029 汲黯犯颜
- 031 主优臣死
- 033 高欢的反腐观
- 035 无聊才读书

【观影】

-
- 040 朕不喜欢
 - 043 卫青拍马
 - 047 不妨拿《汉武帝》做反面教材
 - 049 姚启圣的软肋
 - 052 大长今
 - 054 当皇上横刀夺爱
 - 057 你阿凡达了吗?
 - 060 《孔子》的境界
 - 063 廷议
 - 065 窦太后
 - 067 功高震主
 - 070 文韬武略
 - 072 灌夫醉酒
 - 075 借力打力

- 078 李广为何难封
- 080 汉武帝不如丈母娘
- 083 长今不寂寞
- 086 天子呼来不上床
- 088 伍子胥的尴尬风流
- 091 作为贪官的太宰伯嚭
- 094 大臣们的静坐

【乱弹】

- 100 不要灭大师
- 102 文人的穷
- 104 文人的酸
- 106 文人的病
- 109 文人的用
- 111 文人的自负和自卑
- 113 苛论猛于虎
- 116 车牌被盗之后
- 119 假唱门
- 121 网友见面守则
- 124 小沈阳蹿红的国民性研究

- 126 网络实名制之我见
- 128 磕碰之后
- 130 我在线上
- 133 谷时生活
- 135 被追尾
- 139 短信吉祥
- 141 饭馊了
- 143 李寄斩蛇的另一面
- 146 士为知己者喝死

【美食】

- 150 招牌菜
- 153 好吃不如饺子
- 156 粉 丝
- 158 喜 宴
- 161 焗鱼头
- 164 农家菜
- 167 吃海鲜
- 170 吃 鸡
- 173 少喝酒多吃菜

175	舌尖上的幸福
178	喝酒的故事
181	爱吃甜食
184	饭桌圆舞曲
187	要解馋吃辣咸
189	刺身
191	臭豆腐
193	女人和酒
196	无肉不欢
199	爱上麻辣烫
201	尊重饭菜
203	先吃饭后喝酒
205	暴食江湖
208	浦街的味道
210	吃光盘子不容易
212	目食和耳食
215	混搭的滋味
217	套餐是一种生活方式
220	我爱凉粉和油条
223	乡村的美食
225	我爱猪肚

- 227 我爱大饼
- 229 我爱面条和水饺
- 233 男人就要吃生蚝
- 235 哈根达斯：冰淇淋中的劳斯莱斯
- 238 吃饭也是江湖
- 241 陪吃饭
- 244 五花肉
- 247 消夜颂
- 250 童年的味道
- 253 燕饮记趣
- 257 吃 相
- 260 餐具和杯具
- 264 定点饭店

- 267 跋 语**

读书



一瓢饮两匹绢三不朽

贾宝玉在大观园生活女儿国厮混，身边的妹妹多了去了，可是，宝二爷除了和袭人糊里糊涂初试云雨之外，基本上是守身如玉了。虽然有时也难免见了姐姐忘记妹妹，但是，那也只是“私”字一闪念，并没有付诸行动的，所以，刁钻古怪的林妹妹对于宝哥哥才那么深爱。要问宝玉何以能够在脂粉堆里做到不“染指”，当然在于对于黛玉坚贞的爱情，同时，也取决于宝玉的爱情观，便是九十一回里向黛玉表露的“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这一瓢的爱情观，难能可贵，搁在今天，也是稀罕物儿，何况当年。仅此一点，我们就说，贾宝玉，真情种。

北魏孝明帝的母亲人称胡太后，据说，是荒淫残暴的统治者，但是，她对于惩治贪官褒奖廉吏还是有一手的。当时，国家殷实，仓库里的银子绢匹都往外淌了。胡太后发话，让百官随便拿，大臣们都量力而行。只有皇族元融和大臣李崇贪得无厌，“负绢过任，蹶倒伤踝”，胡太后让他们空手而出。侍中崔光只取两匹，太后问：“怎么只拿这么一点点？”崔光说：“我只有两只手，只能拿两匹绢，已经拿得够多了。”满朝文武，佩服崔光清廉。这是杨銍之在《洛阳伽蓝记》里讲的故事。

人生有两累，为物累，为情累。人生在世，不能吸风饮露，当然需要一定的物质生活了。可是，有人把物质的追求当成了人生的

目的，以至于成为物欲的奴隶，他们捞取非分之财，恨不能生出第三只手来。结果，往往被砸伤了脚踝。更有甚者，连老命（现在贪官年轻化了，应该说是“小命”）也搭上了。致命的弱点，在于一个“贪”字。爱情从来是“排他”的，爱人不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爱情是龙王庙的旗杆独一根，因此，穷人因为娶媳妇艰难，常常会有可歌可泣的爱情，皇帝老儿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倒罕见撕心裂肺的爱情，这是爱情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一日三餐，四季布衫，吃饱穿暖，就可以了。有了闲钱，山珍海味、穿金戴银，也未尝不可，可是，人只有一只胃，只有十个手指头，所以，再怎么着，也不能整天肉山酒海，戒指成串儿吧？至于爱人，那就更是“物以稀为贵”了，爱人就像邮票，“孤本”最值钱。为了防止“物欲横流”“感情泛滥”，人们追求精神享受，古人总结出来的“三不朽”，可以借鉴。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至于金钱、美女，是不能使人不朽的，倒是常常使人“腐朽”。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是立师德，是教师的最高境界。好男儿志在四方，军功章上血染的风采，这是立军功，是军人的崇高使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是立言。他们分别称之为圣人、将军、文豪，他们是世界的瑰宝、人类的精英，他们如日月行天、江河行地，千代万世，永垂不朽。

不必都为尊者讳

以前，读鲁迅杂文单行本，因为是白本（无注释），许多文坛掌故是不甚了然的。后来，买了《鲁迅全集》（1981年人文版），有注释了，许多疑问得到了解答。可是，仍然有应该注释而没有注释的地方。

《鲁迅全集》里收录的文章中，有瞿秋白写的，因为是瞿秋白和鲁迅讨论过，又经过鲁迅修改过，还是鲁迅找人誊写，用鲁迅的笔名发表过，所以，鲁迅在出版单行本的时候，就顺理成章地将其收入了。本来，这是一段文坛佳话，没有什么“丢人”的。可是，很长时间，我们并不知道内情。那些杂文，和鲁迅的杂文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佩服瞿秋白的模仿能力，简直是可以乱真的。

《鲁迅全集》收入瞿秋白杂文共计12篇。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集》（1927—1937）里收入瞿秋白杂文16篇，其中8篇（《王道诗话》《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内外》《大观园的人才》《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收入鲁迅杂文集，1篇使用鲁迅笔名发表没有收入鲁迅杂文集（《〈子夜〉和国货年》）。另外收入《鲁迅全集》里的四篇是：《伸冤》《最艺术的国家》《透底》《中国文与中国人》。

本来，我以为《鲁迅全集》里就这些“假货”了。可是，今天早上，我在阅读《周作人集外文》（陈子善、张铁荣编，海南国际新闻出

版中心1995年版)时发现,周作人的四篇杂文也“混入”《鲁迅全集》了。这就是《热风》里的《随感录》(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二、四十三)。我再查找《鲁迅全集》,注释里没有提及周作人。

《周作人集外文》的“编注”说,《随感录三十七》发表于《新青年》,未署名;《随感录三十八》署名迅;《随感录四十二》未署名;《随感录四十三》未署名。我不知道编辑是怎么考证出这四篇杂文是周作人写的,估计不会是“空穴来风”。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周氏兄弟是经常玩这样的“把戏”的。比如,鲁迅编辑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就是借署周作人名。可是,1938年版《鲁迅全集》收入《杂集》的序言落款变成了“会稽□□□记”,以后版本均承袭下来了,只是在注释里做了说明。

周氏兄弟因为选择的道路不同,所以,得到的待遇也就大异。自从周作人1937年落水,“周作人”三字便和“汉奸”画上了等号。所以,善良的人们如果不得不提及周作人,往往以他的笔名“知堂”“启明”“苦雨斋”等代替。1981年人文版《鲁迅的故家》,署名周遐寿,我还以为是鲁迅的一个“本家”所写,后来才知道,原来就是周作人。

鲁迅是“民族魂”,周作人却沦为汉奸,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可是,汉奸之前的周作人毕竟也是战斗过的,他的文章也是不错的。上边提到的四篇随感录,如果不注明,简直看不出和鲁迅的杂文有什么两样。

为尊者讳,历来是一种美德。可以理解,却不可提倡。我的意思是,把周作人的著作权还给他,不会给鲁迅“抹黑”,也不会给周作人“添彩”。周作人的附逆不可饶恕,鲁迅的伟大不可动摇,明白了这一层,我们还有什么必要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呢?

如此还鲁迅“公道”

近日翻书，看到韩石山的新著《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觉得很新鲜。因为书价太贵，银子太少，所以没有买，回到家里，上网浏览了。

书名显然是由老话“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而来。《水浒》好斗，少年人看了，容易意气用事，所以不宜看；《三国》好计，老年人看了，更加老谋深算、刁钻古怪，当然也是不看为好。可是，把这样的话移用于鲁迅和胡适，在我看来，是不恰当的。不错，鲁迅也是“好斗”的，但是，此斗和彼斗，风马牛不相及也。鲁迅疾恶如仇的品质，不正是青年人应该具备的吗？让青年们摆脱冷气，有一份热发一份热，有一点光放一点光，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吗？怎么青年人就不能读鲁迅了呢？（我对于胡适比较陌生，此处不论胡适）

韩石山在书里研究的是前期的鲁迅。1927年，鲁迅到了上海，成了共产主义者，不在研究之列，所以省略了。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分段研究嘛。可是，韩石山又说，鲁迅的文章，前期的好，后期的不好，这就未免太武断了。他的所谓好和不好，是以文章的文学性为主要标准的，言下之意：后期的文章，政治性太强了，不好读。我不知道韩石山是怎么做出上述判断的。一个作家，生在那样一个风云突变的时代，文章里带有些政治因素、时代风云，不是

再正常不过的事吗？作为一个战士，鲁迅不正是在上海时期才达到了成熟的高度吗？

韩石山对于中小学课本里收录“过多”的鲁迅的作品，是颇为感冒的，觉得这样有“灌输”之嫌，有强行推销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是不利于青年人兼收并蓄、全面发展的。在这点上，或许韩石山的出发点有公允的一面。但是，文选从来不是幼稚园里的排排坐、吃果果。从《昭明文选》开始，到新近出版的《新诗选》《散文选》，不都是著名作家的作品吗？因为人家写得多而且好，按照比例，多选择几篇，有什么不可以呢？

书的封底还有什么“这是一本令鲁研界汗颜的书”之类的说辞，显然是一种广告术语。如此“贬低”鲁迅，也不是从你韩石山开始的。当然，更不会在你韩石山这儿打住。自从1918年鲁迅成名之后，把鲁迅作为一个沙袋子在上面挥拳的人多了，鲁迅也没有被击破嘛。不错，以前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把鲁迅神化了，放到了一个吓人的高度。可是现在，难道我们就可以有理由把鲁迅搁到一个狭隘、逼仄、阴暗的地方去吗？

韩石山说，这部书是“还鲁迅一个公道”，有位评论者说，这部书反映了“韩石山的公道”，因为，韩石山历来是以“文坛刀客”闻名的，这部书，却写得“如此客观、平和、有历史、有资料”。可是，单看书名，我们便有理由认为，韩石山的“刀客”之名真不是吹的。

韩石山对当年鲁迅关于“青年必读书”的答卷，颇有微词，理由是不公道，因为鲁迅提出了“不读中国书”。现在，韩石山来了一个“以其人之术反治其人之身”。可是韩石山就公道了吗？把别人视为偏激、片面，唯有自己中庸、客观，呵呵，这也就是骗骗老实人罢了。

齐威王的密探

齐威王是战国时齐国的国君，在位 36 年，治国有方，他任用邹忌为相，田忌、孙臆为将和军师，除旧布新，改革开放，使齐国的国力日强。他还在国都搞了不少论坛，召集众多学者来此发表演说、臧否人物、信口雌黄。

齐威王还特别注意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但是，他自己并不喜欢前呼后拥地考察、调研、南巡、西视什么的，而是派遣一些特使，秘密考察地方官员，抓住要害，严厉打击，杀一儆百。

话说即墨地方长官，为政一方，臭名远扬，老是有关他的坏消息传到国都，传到齐威王的耳朵里。齐威王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不胜其烦。就暗中派人去察看。特使返京，报告国王：即墨那旮旯，所有的田地都播种了，所有的百姓都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房住，当官的上班就是看看报纸什么的，都在读书、考研。之所以有人说坏话，是因为这个县太爷不喜欢走门子贿赂京城的官员，因此，没有人为他说好话，反而要陷害他。齐威王知道事情的原委之后，一不做，二不休，嘉奖了即墨首长，俸禄增长了 N 倍。

同时，齐威王对阿这个地方的长官也留了神。因为，这厮的口碑实在是太好了，好到令人如果不把他调到中央就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的程度。齐威王善于逆向思维，也派遣了密探去实地考察了一番。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这位长官是一个善于钻营的小人。